



[苏] 阿·托尔斯泰 著

苦难的历程

Road to Calvary

中国致公出版社

苦难的历程

[苏]阿·托尔斯泰 著

王成云 杨宝国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导 读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一八八三~一九四五)是前苏联著名作家,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出生于贵族家庭,父亲是伯爵,母亲是作家,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在伏尔加河畔继父的庄园中长大,一九〇一年进彼得堡工学院,在大学便开始创作。一战期间,以战地记者的身分到过前线。卫国战争期间写了很多反法西斯的论文。历史剧小说《伊凡雷帝》获一九四六年斯大林奖金。他还曾荣获列宁勋章。他说:“我作为艺术家的一切,都是十月革命给我的。”这是对自己创作道路的中肯的总结。

《苦难的历程》包括《两姊妹》、《一九一八年》和《阴暗的早晨》三部曲,概括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至一九二〇年的历史时期,是一部关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史诗。小说主要描写了达莎和卡佳两姊妹,以及她们的恋人捷列金和罗新四个人物,通过他们在动荡的年代各自经历曲折复杂的道路最后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表明了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的思考;知识分子只有在人民革命斗争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细致的人物心理描写相结合,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和表现个人心理情感的情景交错呈现。在彼得堡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和在革命风暴中知识分子的困惑、彷徨和分化,以及苏维埃国家的危机,都让人真切体验到时代的氛围。

目 录

第一部 两姐妹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11)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8)
第六章	(38)
第七章	(50)
第八章	(61)
第九章	(69)
第十章	(75)
第十一章	(80)
第十二章	(88)
第十三章	(92)
第十四章	(101)
第十五章	(111)
第十六章	(120)
第十七章	(126)
第十八章	(128)
第十九章	(132)
第二十章	(137)
第二十一章	(139)
第二十二章	(142)

第二十三章	(146)
第二十四章	(154)
第二十五章	(158)
第二十六章	(163)
第二十七章	(166)
第二十八章	(172)
第二十九章	(173)
第三十章	(175)
第三十一章	(179)
第三十二章	(181)
第三十三章	(184)
第三十四章	(188)
第三十五章	(189)
第三十六章	(201)
第三十七章	(205)
第三十八章	(207)
第三十九章	(212)
第四十章	(216)
第四十一章	(218)
第四十二章	(223)
第四十三章	(227)
第二部 一九一八年	(238)
第一章	(238)
第二章	(254)
第三章	(284)
第四章	(314)
第五章	(331)
第六章	(363)
第七章	(375)

第八章	(415)
第九章	(456)
第十章	(473)
第十一章	(508)
第十二章	(529)
第三部 阴暗的早晨	(532)
第一章	(532)
第二章	(543)
第三章	(551)
第四章	(562)
第五章	(566)
第六章	(575)
第七章	(578)
第八章	(593)
第九章	(596)
第十章	(610)
第十一章	(645)
第十二章	(672)
第十三章	(680)
第十四章	(710)
第十五章	(716)
第十六章	(744)
第十七章	(774)
第十八章	(787)
第十九章	(804)

第一部 两姐妹

第 一 章

一个从外地来的旅客，从长满着如荫椴树的偏僻小村子来到首都城市彼得堡，当他认真观赏城市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复杂莫名的感情——既感到精神抖擞，又会心情沮丧。

当他在弥漫着雾气的直通的大街上漫步时，经过一间间阴森的房屋，窗户黑漆漆的，大门口还站着打着呵欠的扫院子的人；当他凝视泥水，凝视大桥瓦蓝瓦蓝的刚硬线条和桥上那一盏盏天没黑就亮了的路灯，凝视既不美丽又不舒适的皇宫的长廊、彼得保罗教堂高大得显得突兀的哥特式尖顶、飘荡在黑洞洞的河水里的破旧简陋小船、靠在花岗岩河堤旁密密麻麻的运送木柴的驳船；当他上下打量行人时，发现人人心事重重，脸色极其苍白而眼神像彼得堡的烟雾一样朦朦胧胧时——一旦他看到并领悟了这一切，如果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他就会把头深埋进衣领里，不闻不问；假若他是个不安分而好动的人，就会想：狠狠地打上一锤，将这静止不动的迷人景致打个落花流水、支离破碎该有多好啊！

早在彼得大帝执政的时候，圣三一教堂（这座饱经沧桑的教堂至今仍屹立在圣三一桥旁）的敲钟者，有一回从教堂的钟楼上爬下来，恍惚里仿佛于黑暗中看见了一个妖怪——披头散发，骨瘦如柴的老妖婆——吓得心惊胆寒，后来他跑到一家酒馆里，疯了似地大喊：“彼得堡将来是会空掉的。”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被逮

进了秘密厅^① 严刑拷打。

大概从那之后，人们就怀疑彼得堡闹鬼了。有的人说曾经亲眼看到瓦西里岛的大街上有魔鬼坐着马车跑。有的人说一个暴风雨的深夜，由于河水剧涨，皇帝的铜像突然从花岗岩石座上走了下来，骑在铜马身上，奔跑在石头道上；还有的人说，一个刚死了的小官员，爬到三等大官的带顶篷的马车上，拼命地用脸贴住窗玻璃，怎么也不肯下来。许许多多与此相似的风言风语在城里传来传去。

不久以前，著名诗人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别索诺夫有一天晚上坐着漂亮的马车往岛上驶去，经过一道拱桥时，他透过云层的缝隙看见天空的一颗星星，便含着眼泪看着它想：这辆漂亮而华丽的马车，这昏黄的路灯和他身后已经进入梦乡的彼得堡，只不过是——一场幻梦，只不过是——他这被爱情、美酒和郁闷所迷惑的头脑中出现的幻影罢了。

二百年的光阴如梦一般地飘然逝去了，屹立在大地的边缘地带和荒野沼泽之中的彼得堡，曾经拥有过莫大的光荣和无尽的权力；宫廷政变、杀害国王、战争胜利凯旋而归和鲜血淋漓的斩首示众，就好像一个人昏迷中闪现的幻影一闪即逝了；柔弱的女子曾经拥有近乎于神的权力；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就在揉皱了的热乎乎的被窝中决定了；虎背熊腰、两只手沾过泥巴而变黑的小伙子们也聚集到这儿，勇敢地 toward 宝座逼近，以便分享一部分权力、床第和拜占庭式的奢华。

邻邦都害怕地看着这些暴戾想法的大发作。俄国人民低垂着头、顺耳恭听来自首都的呓语。国家用活生生的鲜血喂养了彼得堡的幽灵们，但却永远都喂不饱他们。

彼得堡过着酒足饭饱、漠然而又喧嚣的夜生活。闪着磷光的甜蜜而疯狂的夏夜、寒冷而不眠的冬夜、绿色牌桌上数不清的金币

① 彼得一世审讯政治犯的秘密机关，一七一八年设，一七二六年撤销。

碰撞的哗啦啦的响声、高雅动听的音乐、窗户里旋转着的舞伴、飞快奔驰着的三马车、吉卜赛女郎、黎明前发生的决斗、在刺骨的北风中的呼啸声和长笛凄惨尖厉的鸣叫声里的大阅兵——在沙皇陛下尖锐的目光中令人感到惶恐不安的逼视下的阅兵：这就是首都彼得堡的生活。

最近这十年以来，大企业正以高速蓬勃发展。无数的财富就好像是从天而降。用玻璃和水泥堆砌起一座座音乐厅、银行、溜冰场和美仑美奂的酒家。在酒店里，人们被缭乱的音乐、镜子的反光、半裸的舞女、闪烁的灯光和冒泡的香槟酒搞得头昏眼花。赌场、剧场、月下公园、影院、幽会公寓都争先恐后地开业了。前所未有的繁华新区，都在离彼得堡不远的荒岛上，准备兴建了，大资本家和工程师们正在为之设计蓝图。

城里最流行的瘟疫是什么？自杀。法庭上都是些歇斯底里的女人，她们带着贪婪的神情倾听那鲜血淋漓的或是带着极大刺激性的案情。无论是什么，豪华生活或是漂亮女人——所有都可以弄到。淫荡像传染病一样四处蔓延，并且传到了深宫内院。

一个不学无术的乡巴佬，有着男人强悍的力量和一双疯狂的大眼睛，他进入皇宫，靠近皇帝陛下的王座，开始嘲笑和摧残整个俄罗斯。^①

彼得堡和任何城市一样，有它统一有规律的生活，那是一种紧张不安、满是忧心的生活。中央的集权力量控制着生活的全部进程，但它和所谓的城市精神却毫不相容：它尽力建立秩序、舒适、安稳的环境，而城市精神则要去摧毁这种力量。破坏性的城市精神无处不在，它那可以致人于死地的毒液渗透到了鼎鼎大名的萨什卡·萨克利曼巨大交易所的一切伎俩里，渗透到铸钢工人可怕而又

^① 这里指的是拉斯普京(1872~1916)，他是西伯利亚神秘教派成员，因给王储治病有功，获得皇后的相信，并借机操控朝政。本书第三十三和第三十四章中描写了他的被刺，这些情况都是有凭据的。

阴沉的愤怒里,以及早上五点还坐在“红铃铛”艺人咖啡屋的激进女诗人的异态幻想中,甚至那些本来应当与这种破坏做斗争的人,也于无意中做着使破坏加剧的事。

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年代里,爱情和一切美好的情感都被当成庸俗不堪和陈腐已久的东西。谁也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爱,但淫欲却人人都有。人们像发疯似地吞下所有具有刺激性的撕心裂肺的东西。

少女都对自己的贞操加以避讳,而夫妇都讳言自己对对方的忠诚。破坏一切被当做是高级趣味,而神经衰弱则成了文雅的代名词。那一大堆在一个季节里突然从空气中冒出来的时髦作家们,都在宣扬和传播这些东西。人们绞尽脑汁,构思种种恶习和不正常的行为,只是为了不被人视做庸人罢了。

以上就是一九一四年的彼得堡——俄国的首都。它被无数的不眠之夜折磨着,只能用黄金白银、美酒佳肴、如挽歌般哀嚎得声嘶力竭的探戈、肉麻至极的靡靡之音以及没有爱在内的爱情来摒除心中的烦恼和苦闷,它好像在等待那命中注定的可怕末日的降临。而关于末日来临的预兆数不胜数——未知的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从彼得堡的每一个缝隙中脱颖而出。

第 二 章

“……我们不想记住任何东西。我们大声说:够了,把历史扔到背后去吧!是谁在我们背后?是米罗美丽的维纳斯^①吗?那又如何?她可以当饭吃吗?或者说是有利于头发生长?我不清楚这尊石像对我们有何益处?可这是艺术。呸!你们难道还愿意用

^① 维纳斯是罗马神话中的美丽与爱情女神。而米罗的维纳斯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希腊雕塑。

这种概念糊弄自己吗？请你们向两边、向前后、向脚下看看，你脚上穿的是从美国进口的皮鞋！万岁，美国皮鞋！一辆橡胶轮胎的轿车，一普特汽油能跑到时速一百俄里^①，这才叫艺术。这是个制衣工人，是个艺术家，是这个时代的奇才！我想尽情地享受这生活，而你只拿出白糖水给我喝，那是给阳痿患者用的……”

在狭小的大厅尽头，如雷般响起一阵哄笑和掌声。一大批年轻人，大学生和进修生，密密麻麻地挤在椅子后面。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萨波日科夫刚刚演讲完，湿润的双唇上显出了微笑，他把下滑的夹鼻眼镜往上一推，迅速地走下了讲台。

两盏烛台摆放在一边的长桌上，每个烛台上燃烧着五根蜡烛，桌面被映照得亮堂堂的。哲学晚会的会员坐在长桌后面。协会主席、神学教授安东诺夫斯基，今天的主讲、历史学家韦利亚米诺夫，滑头作家萨库宁以及哲学家博尔斯基都坐在当中。

这一年的冬季哲学晚会遭到了一批牙尖齿利的无名鼠辈的攻击。他们激烈地批评那些德高望重、令人肃然起敬的哲学家和作家，他们散布了一大批蛊惑人心的评论。所以这座古老的小楼——坐落在丰坦布的协会驻地——在每个周六举办公共会议时，就被挤得滴水不透了。

今天又是这个样子。当人们以热烈的掌声将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萨波日科夫送到人群中的时候，一个矮个子的青年人上了讲台。他剃了个光头，脑壳坑坑洼洼的，颧骨凸出，面皮发黄，姓阿昆金。这个年轻人在小楼里才出现了几天，但却很受人们的欢迎，尤其在大厅最后几排的年轻人中。人们总是问到他来自何方，干什么；此时，那些知情的人只是神秘兮兮地笑一笑。无论如何，他的真姓不是阿昆金，他才回国，演说很有些来头。

阿昆金捋了捋稀稀拉拉的胡子，环视一下逐渐安静下来的大厅，张开嘴笑了笑。讲演开始了。

① 一俄里等于一点〇六公里。

一位年轻姑娘坐在中间过道第三排的坐椅上，穿着齐脖颈的黑呢子连衣裙，她用拳头支撑着下颏。她的头发是淡黄色的，从耳朵向上拢起来，挽成了一个大大的发髻，用梳子别住。她毫无笑容，一动不动地端坐着，只是注视着绿呢桌子后坐着的人。她的目光有时还会长时间地注视着蜡烛闪烁的火苗。

台上的阿昆金用力敲了一下讲台，大声喊道：“世界经济巨人就要举起他巨大的铁掌，向陈腐的教堂圆顶发起首次攻击了。”这时，姑娘稍稍叹了口气，把拳头从颏下抽出，放了块水果糖到嘴里品尝。

台上的阿昆金继续说：“……你们难道还在做救世主下凡的梦吗？救世主可不管你们是如何殷切，仍在呼呼大睡。或许你们还希望他有朝一日复苏过来，并且口吐真言，像那头巴兰的毛驴一样？是啊，救世主会醒来的，但你们香炉里冒出的烟，诗人甜蜜柔美的声音是唤不醒他的——工厂的汽笛，只有那汽笛声才能唤醒人民。他们会醒过来，会大声讲话，但他们的声音听起来会让你们觉得刺耳。也许你们寄望于密林与沼泽吗？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在这儿安安稳稳地打上半个世纪的盹。但千万别把这个当做是救世主下凡。这不是我们的将来，而是历史的倒退。在这里，首都彼得堡，人们在美仑美奂的大厅里捏造出俄罗斯农民的辉煌著作，还有动听的歌剧。我很担心：这样的游戏最终会以血流成河、尸积于野的场面而告终……”

就在这个时候，主席制止了他的发言。阿昆金对他笑了笑，掏出一块大手绢，习惯性地擦拭了一下脸和额头。大厅尽头的青年人爆发出一阵呼喊：

“让他继续讲下去！”

“别侮辱阿昆金！”

“不能封住别人的嘴！”

主席让后排的青年静一静，结果换来了一阵咆哮：“您自己静一静！”

于是阿昆金继续演讲：“我们发挥理想应着眼于俄罗斯农民。是啊，如果我们的理想不能有机地和千千万万农民世代代的愿望结合起来，跟农民的正义观——这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理念——不结合的话，那么我们的理想就像撒在石头上的种籽。农民们饿着肚皮，磨秃了背脊，只要我们一天不把农民当做是活生生的和我们一样的人，只要我们一天不去除老爷们赋予他们的救世主形象，那么上述的两极分化现象就会长期而可悲地存在下去：一边是你们窝在书房中胡乱构思的种种美好理想，另一边是你们并没有也不想真正了解的人民……我在这里不是想要如何地批评你们。我不会将时间浪费在重新估价人类幻想的东西上。我只是想说，趁还有时间，赶快拯救你们自己吧！只有你们自己才救得了自己。否则你们的理想和精神宝藏将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甩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去……”

那位姑娘没去考虑阿昆金掷地铿锵的演讲，她认为以上的演讲和争论都很重要，意义也很深刻，不过这些人没论及的那些事才是至关重要的。

此时又有一个人来到绿呢桌子后，他不慌不忙地走到主席身旁，坐了下来，左右点点头，用冻得通红的手擦了擦被大雪淋湿的头发，那头发是淡褐色的。他把双手都放到了桌下，将腰板挺直。他穿着窄窄的黑色礼服，瘦削的脸上没有光泽，神采不足，眉毛弯弯的，一对灰色的大眼睛因为疲倦，周围已产生了两个大大的黑眼圈。他的头发又厚又密，长得披到肩上。他就是著名诗人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别索诺夫。他人长得和那张刊登在最近一家周刊上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

那个姑娘这会儿一直盯着这张漂亮到无可挑剔但却令人生厌的面孔，她目不转睛，对别的东西怎么也看不进去了。她好像有点恐惧地端详这张经常在城市的寒夜中梦见的面庞，有点古怪的面庞。

而此时，诗人正侧耳倾听邻座的话，并报以微微一笑。他的笑

容看上去挺憨厚的，但是他细小的鼻孔、过分弯曲以至于看上去像女人似的眉毛、以及脸上独一无二的神态，却显示出他奸诈、傲慢的一面和一种她把握不住但又令她特别激动的神情。

此时，主讲韦利亚米诺夫已经开始回答阿昆金提出的问题了。主讲人、历史学家韦利亚米诺夫红红的脸膛，络腮胡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几绺发黄的灰白头发稀稀拉拉地散布在大脑壳周围。他说：

“您说得再正确没有了。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我们早已在等待可怕的时代的到来，也早已料到您所说的真理必定会得以实现。不是我们，而是你们，掌握着不可限量的自发势力。但我们同时也很清楚，你们用工厂的汽笛唤醒人们，号召他们去为最高尚的正义努力的结果不过是换来一片废墟，一片紊乱，只剩下耳朵被震聋的人四下里游荡。他会说：‘我口渴得要命。’因为他身上没有剩下一滴神水了。你们这群人也要小心。”韦利亚米诺夫伸出他细长的手指，透过厚厚的镜片严肃地扫视了一下会场，“你们梦想把世界变为天堂，为了这个梦想就把人变成了血肉机器，变成一种符号、代码，可是在这可怕的天堂里即将兴起一场全新的革命，精神革命——所有一切革命中最可怕的革命。”

阿昆金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冷冷地反驳他，说：“把人变成符号也是唯心论的一种。”

韦利亚米诺夫两手一摊。烛光将斑驳的光影投射在他的秃脑袋上。他又说世界将沦落到可怕的罪恶之中，最终的报应迟早会来的。大厅里讽刺般地响起一片干咳声。

休息时，那个穿黑呢子连衣裙的姑娘在小吃部门口，斜靠着门站立，她皱着眉头，旁若无人。那儿有几个律师携同夫人们在喝茶，他们以比旁人高出许多的嗓音高声谈笑。火炉旁坐着的是切尔诺贝林，一个著名作家。他一边吃着越桔鱼，一边用恶狠狠的醉眼上下打量过往的人。两个脖子肮脏的中年女主人戴着硕大的蝴蝶结，在柜台旁大口咀嚼着火腿面包。几个道貌岸然的神甫站在

边上,与俗人们不相干扰。有个穿着修长的常礼服的人,背着双手在大吊灯底下用鞋跟摇来晃去,这是批评家契尔瓦,他故意把花白头发拨弄得乱糟糟的,他在等人过去跟他聊天、讨论。韦利亚米诺夫突然出现了,两个女主人中的一个跑过去拉住他的衣袖。另一个女主人也不吃面包了,她掸掉身上的面包渣,好像有几分羞怯般地低下头,瞪大眼睛。原来诗人别索诺夫正朝她走过来,一边还客气地四下里打招呼。

穿黑呢子连衣裙的姑娘感觉到、连她的皮肤都感觉出那位女主人全身、包括裹着胸衣的那部分都振作起了十万分的精神。别索诺夫懒洋洋地佯笑着,也不知和她聊了些什么。她用力拍打着拍子,翻起了眼珠,大笑起来。

姑娘耸耸肩膀,走出了小吃部。正在这时有人叫她了。一个瘦弱的皮肤有点发黑的青年人,正挤出人群中,朝她走来。他穿着天鹅绒短外衣,兴高采烈地朝她点着头,皱着鼻子,一把抓住她的双手。他的手掌有点黏糊糊的感觉,前额上的头发也黏糊糊的,甚至一对细长的黑眼睛也是黏糊糊的,闪着光芒,含情脉脉地凝视着她。他的名字是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日罗夫。他说:

“是您哪?您在这儿干什么呢,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

“和您一样。”她答道,同时抽回双手,在手绢上用力擦了擦。

他傻乎乎地笑了,更加多情地注视着她。

“难道这一次您还是对萨波日科夫表示不满吗?他今天的演说棒极了,简直就像预言家。讲得铿锵有力,斩钉截铁,表达方式有点独特,也许会让您感到生气。不过他最基础的思想——不好是我们想说但却没勇气说出来的吗?可是他就有勇气说。这正是:

我们每个人都很年轻,年轻,年轻。

都是饥肠辘辘。

于是我们只好吞吃虚空……^①

这是多么新颖、大胆和不平凡啊！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难道您真的没察觉到——新的事物就要破土而出了？这就是我们的即将出生的、新鲜的、大胆的、贪婪的东西啊！阿昆金太讲空逻辑了，但他也讲得蛮好的，他是多么擅长于一针见血、命中要害啊！再多几个这样的冬季，所有的一切都将开始解体，乃至崩溃——那该有多好啊！”

他们兴奋地说着，做出甜蜜的样子，多情地笑着。达莎（达丽亚的昵称）觉得他好像有点过于兴奋了，他全身都开始微微地发抖了。于是不等他说完，轻轻点了点头，挤入人潮中走向存衣室去了。

看门人胸戴勋章，气冲冲地拖了一大堆皮大衣和皮靴过来，对达莎伸到他面前的号牌看都不看一眼。达莎等了好一会儿，门洞空荡荡的，两扇大门来来往往地晃动着，一阵阵寒风扑上了她的大腿。门前有几个穿着被雪淋湿的旧式大衣的身材高大的马车夫，朝出来的人揽生意，他们快活而蛮横地招呼说：

“快车呢，请了，您老。”

“到沙滩的，顺路捎了。”

她突然听到背后别索诺夫冷漠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看门的，取我的手杖、帽子和大衣来。”

达莎觉得脊背好像有无数的小针在刺。她迅速转过身去，逼视着别索诺夫的双眼。别索诺夫不当一回事儿地和她对视，好像那投来的目光是应当的。突然他的眼皮不胜疲倦似地眨了一下，灰眼睛里也有了神采和生气，变得潮湿了。他的眼神好像投降了。于是达莎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动着。

^① 这是俄国诗人布尔柳克(1882~1967)的著名诗句，他于一九二〇年逃亡国外，属于未来派。

“假如我没有记错，”他俯下身子对她说，“在令姐家中我们应该见过面喽？”

达莎马上毫不客气地答道：

“是的，我们见过。”

她从看门人手中一把夺回皮大衣，就朝大门跑过去。刺骨而潮湿的寒风无情地掀开了她的黑呢连衣裙，带铁锈气息的脏水珠子溅到了她身上。达莎用皮大衣领裹起了脸，只露出了眼睛看着脚下的路。有个人从她旁边擦肩而过，靠近她的耳边，说：“啊，多么美的眼睛啊！”

达莎踏着一束束飘摇动荡的电灯光快步走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一阵小提琴的哀号——华尔兹舞曲，从一家敞开门的饭店里传出来。达莎望也不望周围，只是慢声地对着毛乎乎的手笼说：

“嘿，没那么轻松的，不轻松呀不轻松！”

第 三 章

达莎在前厅脱掉了湿漉漉的大衣，问女仆：

“家里没有人吗？”

女仆莫卧儿（她们给女仆卢莎取了这样一个绰号，因为她的脸蛋宽大且扁平，就像泥胎似的，还玩命似地扑上了一层厚厚的粉）看着镜子，轻声回答说，太太没在家，但老爷在书房里办公，还有半小时就开晚饭了。

达莎进了客厅，坐在钢琴旁，抱起膝盖，用一条腿压住另一条。

姐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家里——说明他和姐姐吵了一架，还在生闷气，呆会儿她又将成为诉苦对象了。现在才十一点整，如果到三点以前还进入不了梦乡，就无所事事了。看书吧，又没有什么可看的书，没一点儿情绪。如果就坐在这儿想东想西——更是顾影自怜了。其实啊，人活在世上有时还真不太舒服呢！